

生/活/随/笔

拔草记



艾万忠

拔草,自然是拔去有碍观瞻的杂草。花个半晌或是一天工夫,倘若能把有碍观瞻的杂草一拔而尽,变作一块“净土”,岂不快哉,又何乐而不为?

暮春的山城,雨水最是多情,隔三岔五就会来一场。这雨往往又都下在夜里,到了白天却又是天气晴好丽日当空。这样的时节,不用说人欢喜,那植物更是欢喜得不得了,都像是拔节的春笋,蹭蹭往上蹿。

我家的园子也是一天一个样。几从绣球从花骨朵绽放出五颜六色,不到三周时间。那株李树也是,李花才谢,芝麻粒大的一树果子,也就三四周,便已长到跳棋珠子那般大。园子但凡空隙处,更是被杂草早早抢占了去,胡乱生出一地嫩绿灰绿。

园内园外充盈着的生命气息,竟使老婆“雅兴”大发,乘兴网购了些西红柿苗和空心菜菜籽,自个儿点种于园子。不知是怎么神差鬼使的,我也起了兴致,又日日光顾,不在话下。

头一天,一口气我把园子里杂草,三下五除二拔了个遍。杂草拔过后的园子,粗粗看去,菜苗是菜苗,花是花,树是树,齐展展一块“净土”。可没过两天,杂草又从地里窜了出来。

园子里所谓的杂草,其实不杂,就酢浆草鱼腥草两种。说酢浆草鱼腥草是草倒没错,最末一字它们都是个草字。但说是杂草,委实冤屈,也显然是对它们不敬。毕竟酢浆草鱼腥草都有说得叫得上的正规学名,非但不是人见人厌、有碍观瞻的杂草,而且还都皆可入药,岂是那杂草可与之为伍相提并论的。酢浆草也常被用作地坪绿植,而鱼腥草还是川渝人家餐桌上的一道常见的凉拌菜。

酢浆草叫法多,因其嫩绿的三片小叶,我老叫它三叶草。那似心形叶片的鱼腥草,川渝两地人们都叫折耳根。酢浆草是怎么生在园子里我不清楚,可能是几只鸟儿多事衔来的“礼物”,也可能是当年找来填充的泥土本身“与生俱来”。鱼腥草为老婆所移栽。老婆爱吃这菜,有一回她从农贸市场买回几两鱼腥草,顺便把摘下的根部拣了几根,随意插到地里。怎料生发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越发越多,怎么也吃不赢。即使后来种了些辣椒豆角什么的,都不如鱼腥草长得快。

为让园子按自己预设的那样开花结果,该长的,顺顺当地长,不该长的,统统拔掉,姑且就当酢浆草鱼腥草“杂草”吧。

眼看着长势迅猛的“杂草”,这回我也是较上了劲儿,就连铺在园子便道上的十几块花岗石路板也不放过,尽都翻了起来,就是不给“杂草”一丝空间。就这么抡锄挖用手拔,一天一二个钟头,不过七八天,园子里一眼可见的,除了几丛绣球花和

一株李树,便是西红柿与空心菜。园子已然有模有样。

真是喜也春日,怨也春日。园子里点种的西红柿空心菜,同往年种过的辣椒豆角一样,怎么都长不过酢浆草鱼腥草。

尽管如此,我照旧日日光顾园子,丝毫没被它们迅猛的长势吓退。当然每次光顾,我都会蹲下来,毫不犹豫抡起小锄头,直挖到“杂草”根部为止。酢浆草鱼腥草向来不择地势,也不用施肥浇水,田坎边坡都可生长。曾听人说过酢浆草鱼腥草“贱”,想必正在于此。但酢浆草鱼腥草又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任你日日挖日日拔,它们每日都不停地往上蹿。然,我却也不信邪,必是每日挖每日拔。

如此简单重复的劳作,虽是枯燥,我却好像也找到点乐趣。每当拔鱼腥草的时候,左手逮住鱼腥草叶苗,距它二三公分处,小锄头随右手就这么一抡,往下一挖一刨,连挖带刨,也就几锄头,往往都能挖出好些个根茎。见着一串串二三毫米粗二三十公分长的根茎拔出,便有一种“斩草除根”以一得十的快活。

酢浆草虽不及鱼腥草根系粗壮发达,但酢浆草根那绿豆大、有的也有小拇指大的球状体,不容小觑。可以说,不挖到球状体等于就没挖到根。每每发现酢浆草草出芽苗,我也必挖,不挖到那个球状体誓不罢休。

想是这么想,但实际拔的过程并非那么理想。重庆泥土差不多都是黏土,常常板结成块,不像西北那沙土,一挖整个就松散开了。所以拔酢浆草总有见不到球状体的时候,却也没法,只能等待重新蹿出芽苗时再挖再拔。只要见有露头就挖就拔,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地挖,反反复复地拔。正所谓“人勤地不懒”,园子确实如预设那般,该长的,顺顺当地在长,不该长的,已全都拔掉。

虽已是齐展展有模有样一块“净土”,但我十分清楚“杂草”并未除尽。倘若一拔了之,不消几日,园子这块“净土”无疑又会湮没在野蛮生长的“杂草”丛里。

拔草不是干“车铣刨磨”,也不是做软件编程,怎么看怎么说,拔草都不是个技术活。所以不用专门学,也用不着请老师教,戴不戴手套都可以拔。只是拔一次尚可,拔一时也行,拔一季也可以,倘若年复一年日日拔时时拔成为一种常态,未必谁都坚持得住。我一个人坚持一年半载还行,再往后就很难说了。

一块半分地不到的“净土”,得来尚且如此。勤劳的国人营造起一地一方“净土”,艰辛可想而知。(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协会)

心/香/一/瓣

麦田里的父亲



黎强

小满前后,父亲最关心的不是屋头的猪、牛和鸡鸭,也不是正在吃长饭的娃儿,而是在老屋山背上的那几块麦田。

到了小满,麦子开始灌浆,对于父亲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儿。父亲整晚整晚都睡不着,天麻麻亮就戴一顶黑不溜秋草帽来到麦田。这里停停,那里看看,一会儿数数麦粒数,一会儿比比麦穗长。在麦田里,父亲忘记了自己,眼里只有那些渐次饱满的麦粒。

父亲守望的这几块麦田,是祖辈耕种过的,据说是方圆里最长不出麦子的地儿。到了父亲这辈儿,一家老小总要吃吃饭嘛,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麦田不出麦子吧。父亲是一个寡言少语却要面子的人,由不得村上人说他半句窝囊。面对那几块贫瘠的麦田,父亲把麦田的土挖了又翻,大粪桶挑来农家肥泼洒之后,翻了又挖。按乡下人的说法,就是把田土都撬熟了。

两三个年头后,麦田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麦子从生长期的油绿油绿到收割期的金黄金黄,父亲硬是把几块地儿盘成了金矿式的沃土,令村上人对父亲刮目相看。父亲很是得意,在乡邻面前腰杆挺得直直的。那几块麦田,与其说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倒不如说是父亲的心血浇灌园。

在内心里,父亲固守着麦田。自播种后,一旦看见麦苗喇地蹿起来,父亲就把心落在麦田了。不是打药、捉虫,就是松土、追肥,天不亮就上坡,黑静静才落屋,与麦田朝夕相处打交道。累了,就斜靠在田垄边抽几口叶子烟。渴了,就喝几口田边水。饿了,就啃一根老黄瓜。整个人与麦田黏在一起,从抽穗、灌浆、饱满到收割、晾晒、入仓,父亲才可以歇息片刻。

父亲对麦子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门儿清。对于父亲来说,麦田的绵密茁壮或许代表了香火家风的兴盛。父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人,但他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用勤劳敦厚朴素,表达对麦田的敬畏。他只知道“小满前后,点瓜种豆”的农谚,在打理麦田的空隙,又扛起锄头耙耢,在置于麦田周边的庄稼地翻土打窝,为冬瓜、豇豆、茄子、海椒筑好一个家。

啊,麦田里的父亲,与麦香一样,可敬可亲可爱……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城/市/漫/记

芦花坪的美丽梯田



黄华东

今年五一期间,去了一趟巴南芦花坪。原来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很偶然地在小红书上看到芦花坪的航拍视频,一片类似元阳梯田的美丽风光让人心驰神往。

跟着导航到了芦花村的一道山梁,只见对面山腰有一小片梯田,却不见小红书里的景象,心中有些打鼓。正在迟疑,遇到一位当地人,给我们指明了芦花坪的方向。我们沿着小山沟来到一户农家,户主张师傅听了我们的来意,带我们来到屋后的山林,对面确有一片田园,但林木遮挡,若隐若现,难见全貌。正欲驾车离去,张师傅夫妇非要留我们一起吃午饭,感情难却,在他家吃了一顿可口的农家豆花饭。张师傅年轻时在外打工,干的技术活,在建筑工地做木模。估计是职业习惯,他家的院坝、道路、花坛、灶台、葡萄架,处处充满了设计感,充分彰显着手艺人的精湛技艺与一丝不苟。

我们驾车来到张师傅屋后的山梁,碰到又一户人家正在吃午饭,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实在吃不了,只好婉拒。户主是个残疾人大哥,缺了一只胳膊,碗筷一推,主动带我们沿着山梁穿过一片松林,来到一处视野开阔的坝口看梯田。

这里视野稍好,但还是没感受到航拍中的梯田景象,我们在户主大哥的指引下驾车向对面的梯田驶去。经过几户人家,转过一个山坳,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一大片梯田映入眼帘,这里应该就是航拍里的梯田了。万亩梯田,层层叠叠,正是秧水漫灌的时候,一块块梯田好似明镜,映着天光云影,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停了车,沿着田间道路走去,秧水从一个梯田流向下一个梯田,水声哗哗,清脆悦耳。远山如黛,树隐农家,布谷声声。农人正在田间劳作,有人在平田,有人在插秧,有人在撒肥……

一个老农看到我们,打开手机自豪地给我们看航拍里的美丽梯田。他说,这片梯田原来多有撂荒,好久都没有像如今这样灌满秧水了。最近,这里突然火了起来,来这里打卡的人很多。他还说,这里土地肥、日照长,产的粮食品质好,这季的稻谷已经被北京的一个老板全部预订了,建议我们在稻谷丰收的时候再来看看一片金黄的景象。

我想,置身这样民风淳朴、风光秀美的地方,人人都会心情愉悦、满面春风的。(作者单位:沙坪坝区体育局)

诗/绪/纷/飞

等你的时候

(外一首)



钟雪

茶已凉
你还没来
等你时候
我再泡一壶茶

三月是你的谎言
你却是我的诗
我逮着二月的风
在四月的蒙顶山等你

你还没来
花瓣已经落下

等你时候
我再泡一壶蒙山的茶
你不来
茶怎敢凉

有些事,越想忘记就越会记得
秘密太多的人
无法让自己逃出孤独

如果太孤独
不妨煮一壶茶
期待雨停的时候
听伞铃的独白

这里在下雨

桃树开出了新芽
就像去年一样
约定的路口
风到了

你知道我这里在下雨
我却收到一把伞
没有伞,乌云才能哭得更彻底

或许你下次来找我时
天没有下雨,我也没有等你
不如陪我院子里的花坐一会儿吧
它们很孤独
就像第一次遇见的你一样

(作者单位: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